

欽定宋書

七之十卷
一七七六

宋書卷六十七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瑛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船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

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闕二字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謂積禍纏釁固以久矣況廼陵墜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

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
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
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成九伐申命六軍
治兵于京畿次師于坂上靈檣千艘蠹輜萬乘羽騎盈
塗飛旛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
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鋟隼
於滑臺曾不踰月一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
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鹽額

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返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贍質以遠傷睽謀始於著蔡違用舍於行藏

庇常善之岡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
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達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歎太階
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
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
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
塞及平關郊伺鄙關四字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

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澑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
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

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歛哲當草昧而
經綸總九流而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
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贊人鬼同情順天
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旂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
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
於洛汭就終言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
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
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
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主命

於河湄夕飲餞以倣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
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
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
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
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
素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
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
以消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
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

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豐難而
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職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
兼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瀆澤至如昏祲
蔽景鼎祚傾基忝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
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羈之
穢氣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俙務
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闕六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
飲於源淵惠要襟而思轉援冠弁而來虔視冶城而北
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警觀

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
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
介以抗維初鵠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
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辱亡而齒寒載十
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
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泓萬
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
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勍而國圯彼問
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
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

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
恇歎王路之中鯁蠢于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
獄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礮於宮
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
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
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
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
壇懸二堅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
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餳功無謝於如
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阤而不見橫櫓

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
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
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以振
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
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轂連
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廻屆歐陽入夫江
都之城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
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山
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

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鯈
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繙邈
於是抑懷蕩慮揚權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
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濞
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驥聖藉鹽鐵之殷阜
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盍
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
裏漢藩之治民並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
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兇圖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眸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窺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閭反師旅於此墨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豐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擗四維復先陵而清

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
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憇船貫射陽而
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
路交過面荒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負千里而
無山繙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
字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
闕六四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飈之
掩眉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朝鴈之赴越披微物而
疚情此思心其可悅問徭役其幾時駭閨景於興沒感

日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鸞鳴之
在塗闕四字

踰宿鶩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

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廁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
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
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
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
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
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櫓登高圮而不進石
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
雲併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真吝始熙績於武關卒

敷功於皇脣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
翳晷哀飛驥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
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叢於
海濟驅鮀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澑託未命闕二字雲

冀靈武之北閱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
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旣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
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
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武以譖狂
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
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螭珠